



怀念老兵

□ 雪安理

高邮是革命老区,参加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老兵很多,都值得我们深情怀念,敬爱的召建农同志便是其中之一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拉开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序幕,文艺界也迎来了美好的春天。那时,在文化局的安排下,我和陈正、胡永其进入了高邮文艺创作组。我们兴致勃勃地创办了《珠湖》杂志。创刊号上,我发表了一首诗歌,回忆刘少奇主席1958年秋来扬州地区视察的情景。得知档案局保存着刘主席一张视察时的照片,决定以诗配照片的样式在创刊号首页登载。我询问拍这张照片的人是谁,一位老同志对我说是召建农,并讲述了其背后有趣的故事:刘主席来高邮前几天,县委书记夏雨作了全面细

致的安排。当要选择随同刘主席视察时的摄影记者时,遇到了麻烦。县委宣传部有一名会拍照片的同志,但有的领导认为他的政治资历不够格。夏书记很着急。最后,他同意让时任《高邮报》主编的老党员、老兵召建农同志担当摄影记者。召说:“我不会使用照相机。”领导们说:“这有什么难的,就像你在战争年代学打枪一样,一学肯定会!”老兵随即拿起照相机,学着上胶卷,定距离,注意角度,光线,学得十分认真,很快掌握了照相机的拍摄要点。第二天,那时还比较年轻力壮的召建农,紧紧跟着刘主席视察的队伍一路忙碌起来。我们如今保存的这张珍贵的照片,确实是一幅高水平的摄影作品。

文艺创作的缘分,使我的脑海里对老兵召建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接着,我又请他写了一篇刘主席视察高邮的专稿。他写得十分认真,文字水平很高。再后

来,当我得知老兵在《扬州报》社工作期间,居然是王鸿同志的领导。我心想,王厅长是我们全省文艺界最敬佩的诗人和戏剧家呀。有一位同志告诉我:“建农同志为人正派,性格直率,原则性强,在处理问题时可能得罪过一些人。”知道这一情况,我更增加了对他的敬重。他那几年几次和我这个小青年交谈,总是笑嘻嘻的,从来不摆官架子。当得知我要调往南京时,他特地把几个儿女召集到家里,办了一桌丰盛的酒席,为我们夫妇送行,我至今难忘。

我调往南京前后,与他的儿女和女婿都有过频繁的交往。召氏家族人口较多,在他的抚育培养下,都能吃苦耐劳,艰苦奋斗,家风勤俭。他们为人处事憨厚平和,这一切都难能可贵。

我怀念这位敬爱的老兵,他在离休后的岁月里,重视发展高邮的文化事业,并作出了特殊的奉献,受到了中共江苏省委、省政府的表彰。

走在邮城的街道与小区门口处,你会看到有个“十五分钟生活圈”的图示:超市菜场花房药店,修车配锁快递餐屋等。抬抬腿晃晃就到,心里会陡然涌起一股暖流,温馨又熨帖。其实,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高邮城区中山中路一带,也有个“十五分钟文化圈”,人气旺旺的,氛围也很热烈。

大致位置应是从老北门口起。可那时候老城墙已拆掉,又没有个牌坊标志,只能从老人们口中去推断。由此沿中山路大道向南,左边是高邮饭店,从早到晚,空气中都弥漫着浓郁香味,顾客络绎不绝。右边是人民剧场,平时大门关着,只有三三两两的小摊贩在门口叫卖。但若有个演出或会议,就人头攒动,彩旗飘飘。那些年,省级文艺团体经常来地方演出。省话剧团巡演《于无声处》,放大的演出照挂贴在大门旁外墙上,引发众人围观。该剧在邮城连续加演几天,几乎场场爆满。

剧场向南过了理发店、杂货店等,就是百花书场。门口常有个小戏牌,标有新书目。《说岳全传》被刘兰芳在收音机里说烂了,《夜幕下的哈尔滨》是王刚的成名作,都不敢再去卖弄。《杨家将》《武松杀嫂》《珍珠塔》《孟姜女哭长城》等,倒常被添油加酱、多加噱头而说得唾星四溅。听说书的退休无业老年人不少,做手艺的、干体力活的居多。一般下午三点半后开场。睡过了午觉,人更有精神,陆陆续续进了门。价钱五毛钱一位,不贵。有考究的,还先理个发,再到前面的珠湖菜馆吃个二两面,外加半斤猪头熏烧肉,剩下的几块,用一张干荷叶卷了,揣进口袋里带进去,这半天就撸这块了。

书场马路南斜对面,是高邮文化馆。一楼阅览室,有不少报纸杂志,也可办个借书证,但借不到什么好书。我有时来了,就在阅览室翻看些报纸。想借上一期杂志,女服务员似乎不乐意,板着脸坐着不想动。于是不烦人家了,到后院买门票看立式圆桶飞车杂技表演。走爬到圆桶顶部,锣鼓、吉他、电子琴等混合乐曲一炸响,一辆自行车载三四个人就从圆桶底部一圈圈绕骑上来;摩托车更是神奇,能带上七八个人,风驰电掣地在你眼前穿梭着,那男男女女矫健飞扬的身姿、灿烂迷人的笑容会长久地留晃在你的脑海里。

过了东西向的通湖马路,西南角是高邮照相馆,很有底蕴的老字号。橱窗里是各个年龄段人的标准牌照,老者慈眉善目,姑娘水灵秀丽,孩童天真活泼,军人英俊挺拔,全家福其乐融融。生意一直红红火火,顾客日日盈门。邮

那些年,邮城有个文化圈

□ 蔡明

城人家谁没有光顾过此相馆?谁家墙上镜框中不挂有几代人的大小照?哪个小孩不想捏一捏摄影师手中的那个圆鼓鼓的橡皮球?就连一街对面的高邮旅社里的外地人,也常常趴在西窗口,有心无意地看着进出相馆的人们,当晚或能做一个奇幻美梦。

由老北门口向照相馆走来要五六分钟,再向南经过一些店铺有百十多米,不到十分钟就到了高邮电影院。其大门坐东朝西,门前有个小广场,在马路左边凹进去。两侧墙上有橱窗,里面是些电影剧照与情节介绍,但常常被一些卖小人书的书摊挡住,来看书的人可以端个小板凳坐坐。紧邻书摊旁一般摆有长条矮桌子,放些水果糖、炒米糖及纸包的葵花瓜子花生炒货,方便看电影的人一毛钱小包、两毛钱大包抓了就走。大夏天有卖瓶装桔子汽水的,本地临泽镇生产,也有小玻璃杯盛的薄荷糖精配成、呈淡绿色的荷兰水,五分钱一杯,咕咕咚咚喝个底朝天;西瓜切成长条块片,放在玻璃柜里还讲究点卫生,有的就用白纱巾盖住,也不怕苍蝇飞。秋冬天,蒸馒头、包子的笼上冒着热气,炕山芋的炉子散着香气,是等那些刚下班或者从远道赶来的青年恋人的。平时这里就如同小吃场,人来人往。然而,碰到一部电影特别火爆的时候,这里就是人声鼎沸,你挤我撞,水泄不通。远远可见院门口墙上高挂着大幅剧照,直逼你眼球,撩你心绪,燃你激情。先有朝鲜故事片《卖花姑娘》,再有日本的《追捕》,更有本土的越剧戏曲片《红楼梦》,都几乎火到全单位全家每人必看的地步。其火爆效应外溢到乡下,乘班车的、扒拖拉机的、驾机帆船的、骑自行车的、步行的,一窝蜂地往城里赶。高峰时,从早到晚,影院与剧场那边协作跑片加演。

我也是被卷入这热潮中的观众之一。不过,来早了或散场后,我还喜欢到与电影院比邻的邮电局营业部走走看看。里面常有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月报》《诗刊》《读者文摘》等杂志出售,我也就第一时间读到了刘心武的《班主任》、蒋子龙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汪曾祺的《大淖记事》。出得门来,北平房山头处还有个报纸橱窗长廊,有十几份报纸,每天来看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,边看边议。大家求知若渴,爱读书读报学文化,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,而邮城的这十几分钟路程的文化圈,也为这一氛围的形成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。

“一字马”下来了

□ 侯国梅

是教练甜到心里的话语——“能练到哪里,就到哪里……”——多么富有人文关怀!因此,觉得瑜伽这项运动应该是优雅的、自然的、舒服的。基于这些原因,我坚定地成为一名瑜伽人。

近两年的坚持,我体验到,要想获得体式的好看、柔软的韧性,远比想象的要难很多。真想说,瑜伽,爱上你不容易!

首先,要不怕疼。我怕疼,也缺乏忍耐力。疼得哼哼的,虽然疼得也有想放弃的时候,但是告诉自己,为了颈椎,我能忍!颈椎的痛与瑜伽的疼是不一样的。前者是赶不走的,始终缠着你,隐隐约约,却又如影相随;后者的疼是在练的过程中产生的,来得快,去得也快,刚刚还酸得要命,奇妙的是一次伸腿、一个展臂……疼痛立刻缓解,甚至消失,反而觉得浑身舒畅了。尤其是现在,练完之后,大汗淋漓,顿觉神清气爽,活力满满。

其次,要不怕丑。开始练瑜伽,感觉自己身体哪里都不行,练肩,肩硬;练腿,腿短;练腹,腹抖;练臂,臂弯……对于运动,我是没有自信的,因为我是一个怕动的

人,身体的协调性较差。看着身边的高手轻而易举完成各种体式,我在心里不断重复的话就是:“我不跟别人比较,能到哪里,就到哪里。”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,韧性好的未必有力量,有力量的未必有韧性,有的动作需要力量,有的动作需要韧性,有的时候你的长处可能就是你的长处,你的长处也可能是你的短处。

最后,要坚持练。坚持的力量是神奇的,你坚持得越久,带给你的欣喜就越多。曾听人说,瑜伽没有练到三年,你不要告诉别人。瑜伽这项运动是越持久越香醇,就像陈年的老酒一样。“一字马”,我向往已久,教练也总是激励我:“‘一字马’快了!”可是每一次拉伸完,站起身,腿打软,感觉痛苦至极。有时候感觉“一字马”离我很近,有时候又感觉离我很远,这种若即若离的感觉,让我更是心心念念。这几日,依然专攻“一字马”。或许是天气炎热利于拉伸,亦或许是功到自然成吧,不经意间,我的大腿根部竟然触到垫子上——“一字马”,我下来了!我心中一阵窃喜。“‘一字马’下来了!”教练比我还激动,一边喊着,一边给我拍照。

一分辛苦一分甜。细细琢磨“你们要静静地享受拉伸的酸痛”这句话,我似乎有点懂了。

星光夜市

□ 翁中秋

今年刚入夏,商场把门口的停车场整理好,装上围栏,又布置了许多彩灯,取了好听的名字——星光夜市。

每天傍晚,众多生意人开着小汽车进场摆摊,很气派。车尾迎着主街,后备箱一开,特色鲜明的摊位旗号挂起来。什么公路咖啡、抽空摆个摊、移动小酒馆、甜甜小朋友,一个活脱脱的后备箱文化集市。他们大多数是青年人,做事麻利,在后备箱取出小板凳、矮桌子就开张营业。

华灯初上,绚丽多彩。四方民众纷纷涌入,摇着免费发的扇子,挑喜欢的东西买,吃可口的美食,好生热闹。我隔天就去夜市逛逛,穿梭在人群中,耳朵塞满了各种腔调的吆喝,目光有些不知所措。突然想起小时候帮父母亲赶集卖小猪苗,我们坐在马路边,眼巴巴地看着来往的人流,苦等客户来询价然后过秤,那种迫切的滋味我深知。

“大哥,尝尝我这手打柠檬茶,少糖加冰,这夏天喝,最爽!”一个年轻女子叫住了我,她的手不停地用木棒轻轻叩击玻璃杯中的柠檬。不就是用手工制作吗?我心里正嘀咕着。“手工制作的东

西,有情怀,有温暖,像我们扬州的玉雕、苏州的刺绣、宜兴的紫砂壶,还有我的手打柠檬茶都值得拥有。今天,我还没开张呢。来一份,8块!”那女子笑着解释道。摆摊也要努力准备功课,我开心一笑。

在她叮叮当当打茶时,我们便闲谈。女子是位幼儿教师,成家后,房贷、车贷、父母子女赡养老养和人情世故压得她气喘吁吁。自学了这份手艺,每天出摊做柠檬茶,补贴家用。一句“也是锻炼一下自己”,我顿生敬意。接过柠檬茶,我也顾不得一个大男人在公共场合的形象,戳上吸管狠吸了一口。微酸甘甜,透心凉,我伸了伸脖子。那女子看到我如此神情,笑了。

“妈,你別跟着我!已经影响我做生意了!”一个人穿着厚厚的青蛙衣,一手拿着数十只充满气的塑料青蛙王子,一手扒开厚厚的蛙嘴,虎声虎气地说。“妈舍不得你,这么厚的蛙衣,热出问题来,你爸会吃了我的!你渴了,我喂你冰镇绿豆汤。”提着保温盒的妈妈一脸无奈地说。“不行!你回家等我,我都上大学了,想赚钱买部好电脑,你必须支持。”娃儿拍了拍妈妈的肩膀,转身抖抖头顶上的蛙仔,向前走去。

夜色渐深,赶集和纳凉的人们逐渐离开。高大的星光夜市招牌下,一位老人在深情演奏萨克斯名曲《回家》,那曲子柔和而温暖,令人感动。

在我老家自满沟长大的人,没有不知道余三爷的。

余三爷,姓余名金桂,在家中排行老三,孩子们都叫他余三爷。他身材高大,由于长期的艰辛劳动,腰背过早地佝偻了,皮肤也被太阳晒得黝黑,紫铜色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,双手粗糙得像松树皮。平时不善言谈,即使说话也是一字一顿,有时还略带迟缓。走起路来不慌不忙,巍巍颤颤,就像老牛拉田,但步伐有力。与人相处总是礼让三分,一辈子没吵过架。再脏再苦的活从不推给他人,任劳任怨,埋头苦干。生产队分东西从不问斤两。别人有时跟他开玩笑,他也不发火。久而久之,大人们都叫他“余三呆子”,时间一长,大家都干脆不叫他名字了,直接叫他绰号,他也就自然而然地应答了。

余三爷家住自满沟最北首,前后都没人家,标准的单庄子。到了暑假,这里就成了我们小伙伴们的乐园。因为在他家门口的菜地边上,长着一棵又粗又大的柿子树,虽然不是很高,但如伞一样的树冠几乎覆盖了整个菜地,我和小伙伴们常常以到树下乘凉为由去“偷”柿子。树上、地上到处是我们的尖

余三爷

□ 陶鸿江

叫声、吵闹声和欢笑声,菜地上点的黄豆被我们糟蹋得惨不忍睹。余三爷从不责备我们,只是时不时朝树上的人喊:“慢……点,慢……点,人不要……掉……下来!”看我们这些小屁孩连滚带爬地在地上哄抢柿子,余三爷有时也忍不住发出笑声来。

余三爷会一手精湛的木工活,做畚箕、制扁担、打板凳、修桌子、锉锯条、磨斧头……都是内行,不少邻居经常请他帮忙,做这修那,他从不耽误生产队上工,只是在晚上回家后“吱啦——吱啦——”地做到深夜。我父亲也经常去余三爷那里借斧子、锯子、锉和钻回家修农具,余三爷从不说二话。至今我家里还留有余三爷借给我父亲修雨鞋用的小锉刀。

余三爷是个敢与风浪搏击的“舵手”。记得我初中刚毕业的那个暑假里,到生产队换妈妈上工,队长分工我跟着余三爷划浆弄船,与几个大姐姐一起去张轩白马庙割草。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时,突然

乌云翻滚,雷电交加,狂风大作,瞬间豆大的雨点向我们砸来。大姐们都上了船,我们准备将船划到前方拐弯处一座木桥下避雨。船直行还稳重,可刚准备拐弯进入另一条河,风又大了起来,湍急的河水像发怒的野兽直扑小船。我吓得手足无措,几个大姐姐也惊恐地叫着。紧急之中,只听余三爷对我大声嘶吼:“不……要……停!使劲……划!快!再……快点!下劲,再……下劲!”断断续续的呐喊声给了我无穷的力量,我重新站立船头,手臂前伸,上身微屈,双腿半蹲,双手牢牢抓住桨柄,将桨叶插入水中,用力划桨,又迅速回桨,如此往复……余三爷也使出全身力气拨正了航向,小船终于冲过风浪驶到了桥下。我和几个姐姐就像经历了一场生死劫,瘫在小船上瑟瑟发抖。这时,浑身湿漉漉的余三爷朝我们望望,啥都没说,坐在船尾抽起了烟。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就像一个指挥若定的军官。

63岁的余三爷因病去世后,庄邻们都自发前来悼念。我上学直至上班,每天都要经过他的家门口,总要朝着他的家望几眼,望着那棵茂盛的柿子树,心里默念道:这么好的人,怎么说没就没了呢!